



832615

左海文錄引

國朝吉

大清圖

左海文集二十卷福州陳恭甫先生著先生抱負不凡少  
即與同志爲通經學古之會暨成進士入翰林其主司皆  
天下大老交遊亦一時才俊見聞益廣考索益精壯歲歸  
田歷掌清源鰲峰講席毅然以人心世道爲己憂讀與諸  
當事書可以想見而搜輯黃忠端公遺文諫爲板行且呈  
請從祀孔廟尤其卓卓大者其論文大旨謂治古文詞而  
不原本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行  
文則直摠胸臆絕不依傍古人與朱梅崖迥別又欲進經  
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川皆其所自負而人亦信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左海文錄引 一  
之者近代學者號稱窮經考據叢碎而大義茫然史學絕  
少專門世務尤無人究馴至西事之發騷動東南或勦或  
撫茫無成筭先生博極羣書凡所考辨皆根據經史確鑿  
不刊而讀有用之書尤究心當世之務漳泉械鬥一再籌  
畫皆可見之施行福州水利之當疏通書院積習之宜整  
頓則不惟言之且行之矣夫經史者文章之根柢也然不  
究心當世之務則其學爲無用之學而其文亦爲無用之  
文先生考辨與毛朱爭長綜核與魏彭比勝視時賢之知  
古而不知今者何如文章復磊磊明明無一點浮烟浪墨  
黃梨洲譏近代作者胸中無整段書但得歐曾一二轉折



便謂爲能文使得見先生集當必暢然滿志矣今錄其文  
爲二卷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左海文錄引

二

左海文錄卷一

福州陳壽祺恭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擬請郡縣廣行鄉飲酒禮議

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鄉飲酒之禮是也古者聖王知民之聚而不能無爭也又慮民之勞於畊穫而曠於孝弟也於是因其農隙制爲鄉飲酒之禮以正齒位其時則春秋及十二月及三年大比其主人則鄉大夫黨正州長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坐主人於東南僕於東北賓於西北介於西南其牲則狗其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合樂關雎之三鵲巢之三尊於房戶之間羞出東房洗當東榮其鄉之大夫士必來觀禮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謂鄉之鄉大夫士以年與賓衆賓相次也不齒者席於尊東也周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注謂族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古文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醪蓋不得官物而合錢飲酒是周時百家以上皆有飲酒禮其讀法書賢視黨正也古者鄉飲酒禮罰不敬撻其背問胥凡事掌其比觶撻罰之事賈公彥謂鄉飲射之罰輕者以觶重者撻是鄉飲有失禮之罰也周禮曰以陽禮教讓則



民不爭禮記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言治者莫不貴教化言教化者莫不首學校然後世學校所以教者無父師少師門塾之法所以升者又大異於古鄉舉里選之制獨鄉飲酒禮可數爲以立德行耳自周衰禮失秦棄詩書漢高帝引兵圍魯魯中尙弦誦習禮於是諸儒始得講習飲射及東京永平二年廼詔郡國通行鄉飲酒禮於學校鄭康成儀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飲酒禮漢官儀云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生太初元年詔於鄉射月一饗會應劭曰漢家饗射皆假士禮而行之樂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左海文錄

二

縣笙磬邊俎皆如士制是漢時鄉飲射皆約古州長黨正之禮爲之晉束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補笙詩以綴不備唐以後鄉射廢而鄉飲猶存貞觀及開元六年並放鄉飲酒禮天下令牧宰每歲十二月行之選舉志云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少長焉此賓賢序齒併而爲一之始而禮樂志云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弟旌表者行鄉飲禮刺史爲至季冬正齒位縣令爲至則固秩然分矣宋淳化三年禮院詳定鄉飲酒儀不果行政和三年改州郡鹿鳴宴爲鄉飲酒紹興十三年從禮部言取明州已行鄉飲儀制與比



部郎林保所奏定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其制兼有約  
東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  
十六年詔行於里社者聽明初鄉飲禮詔天下每歲再行  
洪武二十五年再定圖式坐席別三等聽律責頑民其法  
轉煩苛而不可用頗與古經違異然吾嘗觀漢以來循吏  
儒林師古之效矣韓延壽之守東郡也修治學官春秋鄉  
社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三歲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伏  
湛之在平原也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  
猶不可違建武五年奏行鄉飲禮遂施行之李忠之守丹

陽也起學校修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秦彭

國朝文錄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之守山陽也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修升降揖讓之儀百  
姓遵奉莫有欺犯鮑德之守南陽也修起橫舍備俎豆黻  
冕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劉  
昆之在陳留也教授生徒饗射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  
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縣宰每率吏屬觀之裴耀卿之刺  
宣州也與百姓行禮奏樂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  
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李栖筠之刺常州  
也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禮登歌降飲  
人人知勸變俗移風其效如此且夫是禮之所以善於變  
俗移風者何也人性雖殊莫不固有其仁義之本人情雖



辰莫不屈意於禮法之場今自賓主相接介僕相輔先禮後財非爲飲食則知尊讓而不爭盥洗揚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則知絮敬而不慢坐立有等則尊長之義明加豆有數則養老之義著主人速賓及介拜賓及介與眾賓有差則貴賤之義別揖讓獻酬之節賓介眾賓繁省不同則隆殺之義辨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知能和樂而不流賓主迭酬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知能弟長而無遺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則知能安燕而不亂尊讓不爭絮敬不慢尊長明養老著貴賤別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鬪辨暴亂之禍由此息而入孝國朝文錄續卷一 左海文錄 四

出弟之行由此立此皆所以束人於禮樂之域而導之於正身安國之塗是以其教易成也今民之失其道久矣邪說詖行日興奸慝莠稂日蔓棄忠信作講張私妻孥薄父母蔑長幼之序隳尊卑之防彊凌弱衆暴寡訟獄蕃鬭爭恣冶南之俗尤好讐鬪殺人如刈菅然急則鬻尸買兇善者不能自脫于羅網惡者益肆其爪牙縱之則狼吞捕之則狐竄有司患其然也非有叛亂之跡盜賊之蹤動臨兵旅雞狗擾驚累月窮年莫得要領抱薪挾火政胡以平然而欲正其本惟有制之以道返之以禮教而已矣禮教之上下相親長幼相受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莫若鄉飲



語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夫朔望讀法旗亭懸令雖  
皆示民之則不如使民以身自納於軌物之中之爲愈也  
學者與士大夫不急於修身盡職而日事博奕娛戲以翫  
歲愒日武生不知詩書而往往武斷鄉曲以撓官法亦不  
如閑之威儀揖讓之節之爲愈也今會典鄉飲酒禮文具  
而已自順天府庠外莫之施行又古者黨五百家有庠今  
舉縣人戶不啻百之一庠不足以容取近遺遠則四郊之  
民末由徧習於禮誠令三年貢士之歲輒以鹿鳴宴爲鄉  
飲禮又令天下學校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皆行鄉飲略  
仿周官州長黨正族師之意而參用禮經會典之儀爲之  
國朝文錄續卷一左海文錄

五

規約郡中守爲主人州縣牧令主之四郊丞分主之耆年  
致仕德望懋著者爲大賓處士賢者爲介與三賓餘爲眾  
賓教職爲司正生員爲贊禮執事設樂設饌設律案其儀  
式依 大清會典其坐序依 大清律例高年有德

者居上高年瀆篤者並之以次齒列違者論咎如律其有  
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不得紊越正席違者以違制  
論如令歲以孟春孟冬行之其酒肴庖具仿古者闕共祭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禮樂之器毋致奢靡素豫擇  
賓宿戒肆儀及期長官親率鄉人行事無失度數無視虛  
文上下相規長幼相受父兄之率先也順子弟之觀摩也



深既有以生其遜悌之心而消其粗鄙桀驁之氣又可以  
察其鄉之賢否因立鄉正族正而寄之以旌別淑慝之宜  
如此而焉有獄不息俗不成者哉近奉 明詔令天下  
舉行保甲法聯俗誥奸至爲明密若復徧行鄉飲酒禮以  
通物情以寓教化且甲長之中即可舉爲賓介擇爲鄉正  
族正無爵秩名器之授而有官司尊敬之榮二法相輔百  
姓孰不樂勸相從久而不倦者哉故曰行之一日而立效  
者此也或曰獷悍之民當用威嚴不可純任德禮不知文  
翁改蜀地蠻夷之風長公除潁川怨讐之路禮教之於以  
化民成俗曷嘗不捷如影響乎夫以周官之法迂濶難行

國朝文錄

卷一

左海文錄

六

而韓延壽伏湛李忠秦彭鮑德劉昆裴耀卿李栖筠等所  
爲垂諸青史豈欺人哉世俗卽不欲高論三代獨奈何不  
求漢以來故事而一試之也

謂行鄉飲酒禮卽可以變易風俗今之州縣多行之矣  
而風俗益壞且加囂則以舉行者學官縣胥徒藉此以  
規利而不能慎擇其人也此文前引周官周禮後復以  
漢唐後事爲證而復伸引其義大旨爲漳泉械鬥面對  
症發藥其義可謂切矣而其文亦金和玉節彬彬乎夫  
雅之遺



安溪蠟丸疏辨

安溪相國蠟丸疏疑獄歷百餘年矣論者多咎安溪而左袒省齋余謂蠟丸疏實與省齋無預乃東海忌安溪之才教省齋極力誣詆冀以脫罪已遂從而下石耳省齋之爲人浮輕踈競環召後編纂圖書集成猶招權納賄子姓不檢卒再戍遼陽焉能於幽繫寺中畫討賊之策以甚安溪哉余嘗得省齋遺稿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上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啓上浙江李督臺魏環極總憲與同門德子萼三書皆在賊平後及初至京師之先自言爲耿逆被拘迫膺受官三載賊中毀瘠形容杜門謝病又言三遣人閒道出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左海文錄

七

關終不得達又言厚菴將入都擬備述前事代陳天聽不意厚菴又以艱歸終無暴白之一日是皆無一字涉及蠟丸也其上魏環極書言初與厚菴約各通消息厚菴僻處外郡海寇禁寬故使命得通與德子萼書言厚菴又以通道犒師上聞殊爲可喜此皆卽指蠟丸事也蠟丸疏之不出省齋夫先自言之矣使省齋果與同謀而安溪攘善省齋致書輦下詎公豈得無一語及之而待其後始發耶然則省齋初心固未嘗銜怨安溪而爲東海之假手以擠之亦已明矣止堂集訴城隍文與厚菴絕交書皆後來說詞耳鄉鄙故老傳聞蓋爲其所誑而不之察省齋才辨固



足以飾智文非而愚世俗也安溪當時密疏救省齋且以  
百口相保載在 國史是豈頌巧之士所能耶安溪以密  
疏故不敢昌言於眾且度 朝廷明聖身後是非自定也  
不然安溪何以無一語自辨而特略見於榕邨續語錄耶  
省齋得從未減實賴安溪之力願負心反噬若此此天道  
甚神安溪所以有後而省齋所以不昌也

此辨極有力余讀之如食得飽然余又怪先生既有此  
辨何不以安溪與漳浦並奏請從祀而寂寂至今耶

郭知州死事辨有序

南昌郭侯正誼用進士宰某縣舉卓異徵爲吏部主事出知龍巖權守泉州二年有政聲移興化福州坐失察安溪獄左遷旣復官權知永春先是州民鬪殺數十人侯始至錄民狀百餘是夕宿邸舍將以詰旦入解夜分忽自經死聞者皆駭頗起異論余初講授清源與侯爲賓主己又爲侯部民知侯之爲人不敢妄有所毀譽乃稍援經義而辨之曰

論人於生死之際而不稱其情則泰山爲輕鴻毛爲重無以厭人心存直道於天下故荀息不可爲言玷萇叔不可爲國朝文錄續卷一左海文錄

九

爲違天謬拳不可爲愛君召忽不可爲仁宗魯不可爲義懸責父不可爲勇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不可爲忠惟其情之稱而已矣反是則天下將以一眚疑百行一虛誣百實而牖下溝中之鬼顧得僥倖於筆伐之所不及與袞袞之所不虞而是非於是乎大亂吾於永春郭侯之死不能無辨焉侯文吏也其死不獲所眾莫之解世俗多言有鬼物侯勤吏事廉且慈喜言陰德必無骯法枉民臬未由興也或曰侯以民事積憂不能忍於刑罰乃至死非正命其志可悲也或曰否不然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死之正命與否在盡其道與非盡其道耳州民之門死



者數十人不以法治則無以服民以法治將復殺數十人論抵侯不忍爲也侯自度法令必不可行民寃必不能伸職守必不能稱獄辭必不能允一時憤鬱無計曰吾以一死謝天下此守法死其職合於禮所謂士死制者也余以爲正命之說是也許侯死制非也嘗侯者過也夫禮言士死制者必守法不變臨之雷霆而弗驚加之刀鎗而不懼如齊太史之執簡書惡虞人之不見皮冠不進楚申舟之受命毋假道於宋晉霍人子虎之致君命而拒楚乃爲能守其職耳孔子取虞人曰守道不如守官故官守者人臣之所以致命也永春之官守非他茲獄其守也爲侯計至

國朝文錄

卷一 左海文錄

十

則單軺入門殺之家激之以義勸之以仁論之以法懼之以刑威剪其鬣而平其讞可也法令之不行民寃之不伸職之不稱獄之不允下車而先棄其身則廢法與職莫甚焉何法之能守何職之能盡夫民事與疆場之事一也寇賊殺人什倍於相鬥受命疆場者竭忠盡智以衛社稷力屈而後以死繼之義也使守土者入境聞寇度吾力之不足以禦城池棄而不修兵革委而不脩遽自引決罪且不蔽何以爲盡道牧守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疾病則求醫視藥以生之危難則濡足燎髮以拯之其有不肖恣睢悖犯闖牆操戈則整紀綱以明其教歸囹圄以正其辜



父母之責也安有溺情廢法不忍于凶德之子而忍於宗族子弟之被其毒而徒以身殉之邪是天下之至愚蔽於愛而怵於惡者也曷足惜哉古之人處事勢不得已之時不捨其身禍不息國不安故公子買以說於楚而存魯孔達以說於晉而免衛董安子以說於知氏而定趙春秋於買著其非罪於達書大夫以國殺爲文均與其以身紓國也或身喪而禍仍不息國仍不安乃其志節則足以魏天下之爲人臣而不忠者故春秋書節三孔父仇牧荀息皆稱及明其扞君皆稱大夫明其不失官均與之也是之謂以一死謝天下是之謂殺身以成仁侯不忍于民殺而自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左海文錄

十一

殺其身直婦人之仁耳吾不知其何辭以謝天下也將謂積憂憤鬱近於范文子孫昭子之祈死與然二子所憂者君國永春之變事以死則百侯之死不足以弭民禍也侯嘗以失察安溪獄左遷矣安溪侯所屬也永春獄發於侯未蒞官之前假使罪人不得被嚴譴以去終無死法以此死其職則侯宜死安溪之獄久矣聞之大吏皆材侯故數使權大郡以侯爲守牧冠及侯謹誤則爲臚治狀請於朝所以薦舉甚力 上嘉侯循良特還侯官所以全人材恩良厚侯不以此時竭忠盡智上報知遇而徒以憂死負朝廷之德違舉將之心短豪傑之氣失黎庶之望鄉鄙自



好者羞之侯胡不慮及此果若斯言則與侯之爲人前後相反悠悠之口因是而譏侯向者之僞以釣名也苛以繩士而愎以撻政也又量侯之貧不能資兵以討暴隘不能忘得失以受責也奚怪其然哉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畏猷溺憂而死與畏而死相去幾希乎侯憂而死曰死其職則凡畏而死者皆利以侯爲口實蘭艾一薰涇渭同貫長慙懦敗節義得非自斯言啟之哉吾固曰譽侯者過也然則侯何以死也曰侯固羸善病非撥煩才勞於史事稍叢脞守福州受監司命鞫獄日益繁精力日益憊嘗語其客曰吾比乃覺吾身非故吾矣安溪獄起從監司往緝兇歸與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左海文錄

余相見頰感色沮聲下言徐余竊訝之未幾赴永春獨於門殺之獄盖心疾作以死左氏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之謂也侯文吏也死雖變不足爲侯病抑豈可爲侯名哉雖然侯固文吏也其死也君子憫之彼虎而冠木偶而坐堂堂者吾未見天之不降福也噫援春秋以斷斯獄無枉無縱儒者之所以異於法吏也近世吏以自盡聞者多矣惜皆不明斯義



治南獄事錄 前有獄事數條不錄

凡泉民械鬥先期必有鄉之桀惡能把持其眾者按戶派銀派丁銀以資食用丁以助攻鬥其家無壯丁及有壯丁而不任鬥者必加派之銀及鬥則刀鐮棒銃之具悉陳兩地殺傷略相當斃則各斂其尸或生擒其人以去割斮焚燒瘞之坑棄之水尸滅不可獲甚者男婦過其境則汚之戕之或繫之使贖然往往不以聞於官以官不足治其獄也其訟於官者率鄉之奸宄與訟師比舍兇手而羅織富者無得脫令乃集民壯鄉勇徒役近數百人或百餘人若出師狀馳詣其所捕捉尙恐不能勝則以兵從而民先盡

國朝文錄

續卷一 左海文錄

七

室遠遁空其廬令與兵役至索人不得則焚其屋舍殃其雞犬魚爛而未已於是健役與鄉之奸宄數人爲之居間關說使必納賄以解其富而無辜者懼禍不得已諾之然亦必歛錢於合族乃集旣成言官使健役等往斂而納諸上健役又必與居間者俱恫喝蹂踐民毒痛焉健役以次收囊橐自管將縣宰以逮閭人徼從胥役廝養輿皂之徒咸中飽然後獄事頗釋其所斃之家則鄉人自以賂箝之其殺人之犯則賂無賴代死謂之頂兇而正兇卒不出然其事往往卽健役等爲之謀主苟有所乾沒頂兇之錢或不時給給或不足則代死者招解抵省翻供不肯承又或



訟師及族之誘民訟壑不盈則踰數年或十餘年猶唆使  
奔控於京師焉

天子遣大臣來治獄乃息

論曰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擊固其常然則閩之械鬥  
自漢以來然矣豈郢與餘善等階之厲哉細虞構釁攻殺  
無已禍連孫子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於公  
羊春秋之百世復讐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然其鄉  
未嘗無善士良民知異法循理所以滋難賈禍以裹脅其  
衆者不過桀惡數人爲之渠帥耳又有一二奸宄舞其間  
與悍役比如虎而翼鉤結以漁利蠶弄以餌官曰泉之民

國朝文錄

卷一 左衛文錄

十四

頑而吝獨械鬥可威劫而貸弋也官諮之舊尹及同寮則  
皆曰彼土風氣固然且大邑廉俸僅千金而歲費當數萬  
緡郡伯之例規幕賓之修脯驛傳之供億賊囚之解送其  
用至繁浩計安所出非資賄於民不可資賄於民則莫械  
鬥若也茲蒞茲土者上下內外當然惟賄之是圖官所置  
民壯鄉勇大抵皆市井諸惡少與悍役日出伺民間一聞  
某鄉械鬥則鼓掌相慶否則疾首戚頰若不可終日嗚呼  
宗族鄉黨古者所以教之保息聯比睦婣任卹以厚風俗  
者也而讐殺相尋至於此極豈其民獨無人心皆利灾而  
樂禍者哉毋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熾矣而令長又



從而魚肉之縱其爪牙四出攫噬民殺人而官放火是官  
自爲寇而民與爲讐也凍餒其父母離散其妻子昆弟係  
繫其宗族親戚水益深火益熱不糜爛其民不止嗚呼爲  
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則告於大吏及人人  
曰百姓誠刁悍雖孔孟復生莫能教化也嗚呼民果頑嚚  
不可教化耶吾聞往數十年有吏必大者令晉江一芥不  
取每食不過蔬菜以峻法束吏以誠求察民情行之三年  
庭無訟囂泉人至今思之是豈易民而理者耶今卽不能  
速興教化顧石簡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獄毋謀賄捕人毋  
用兵役而已凡四鄉械鬥必有期會非需數日不辦令長  
能於未發之先稍察萌芽登卽單車詣鄉諭散理其曲直  
而禁約焉善之善者也其門已成者令亦單車詣鄉隨從  
一二人外一切胥役民壯鄉勇屏不用呼其父老與其紳  
矜明告之曰殺人者死國法也令不得私且枉鄉有惡子  
不除國之賊亦若之殃也吾來爲若治大獄鎗毫無所取  
誓不令一役擾若民若執倡鬥及殺人者以獻餘皆案堵  
如故無所問其非正兇而賂以代者遣之去若不聽吾言  
設易一林且酷者至將大不利於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  
且若犯國法而亡命不出是罪再不赦也

聖天子在上賢大吏在下豈其爲一人而法不伸於天下



若何愚也彼民怵於禍困於財若墜塗炭久矣一旦見良  
有司之來若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則比屋安居焉用逃  
竄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獄不可解雖然此其道又  
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長始下車毋受吏賂毋誅  
民財束僕從胥役嚴治民事勤決詞訟斂居是邦也遠邪  
佞親正直暇則循行郊野與其父兄子弟詢疾苦勸仁讓  
相親猶一家相視猶一體民之信之也豫於是又擇其鄉  
之齒長而端慤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鄉  
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  
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長聽斷  
國朝文錄續卷一左海文錄 六

令長有所問以片紙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明  
以詢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已解矣行之一二  
年民無可訟令長卽有緩急民且爭相資助如三輔之輸  
租於兒寬山陰之送錢於劉寵何貧乏虧空之患之有舍  
此不務而以餓豺苛虐爲長技轉相仿效罪浮於盜賊孽  
遺於子孫然而邨邨殘破戶戶顛連弱者轉於溝壑壯者  
馳之萑苻吾恐喪軀隕世降一夫之禍細而交讐激亂釀  
一方之禍鉅也

漳泉械鬥人人以爲無可如何其實皆由縣令欲藉以  
牟利而益厝之毒耳若果洗心滌慮如此文所言而力

行之獄事固無難解也嗚呼安得如史必大者之長蒞  
其地哉

國朝文錄

卷一

左海文錄

七



答高雨蒼舍人書

壽祺頓首雨蒼先生閣下騰初郵寄一函未審何時得達  
廿一日奉到手札不勝懽慰承示八著論語私記所訂先  
賢舊說皆犁然當於人心誠篤信好學不爲苟同之道異  
於剽襲腐談墨守迂論妄自以爲遵服儒書傳注者也謹  
留再三袖釋俟它日繳左右拙文尙蒙教正自首至尾評  
騭盈帙復一一改定句字以求其安循循善誘使人忘其  
醜而增其習快然若飢十日而享太牢壽祺不自意閣下  
知愛之深不以爲不屑教誨而降心以引而進之古人若  
此也閣下所論 國朝諸公魏冰叔汪茗文方望溪劉海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天

峰惲子居之各有其偏侯壯悔羨湛園姚姬傳之治氣格  
而非其至朱梅崖之直接震川而微惜其經術疎而實用  
少誠不易之言非苛深也顧不知往者黃梨洲全謝山先  
生近者朱笥河學士張泉文編修陳白雲同知之文閣下  
以爲何如耳梨洲謝山長於史其氣稔臯文長於經其韻  
永白雲長於子其格高笥河長於馬班其神逸皆可以爲  
大家閣下或未盡見之邪壽祺竊以爲治文詞而不原本  
經術通史學而究當世之務則其言不足以立雖然文必  
本六經固也諸經之中易道陰陽卦象爻象自爲一體書  
絕質奧詩專詠言皆非可學獨左氏傳禮記於修詞宜耳



然人徒知左氏爲文章鼻祖不知左氏文多叙事其詞多  
列國聘享會盟修好專對之所施否則戰陳禦侮取威定  
霸之謀不如禮記書各爲篇篇各爲體微之在仁義性命  
質之在服食器用擴之在天地民物近之在倫紀綱常博  
之在三代之典章遠之在百世之治亂其旨遠其辭文其  
聲和以平其氣澹以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弟之心  
油然而生哀樂之感淳然而不能自己則文詞之精也學  
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  
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壽祺嘗  
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也後世自兩漢魏晉  
迄唐宋元明凡命爲作者雖所得有淺深高下之殊其無  
悖於古之立言之旨一也大較得於經者上也得於史者  
次也得於子者又次之徒得於文以爲文者下也要之立  
誠爲本以有用爲歸不誠則蔑以徵信於天下無用則蔑  
以傳遠於後世壽祺少學詞章間弄筆爲散體旣知其妄  
輟不復業其後研討經義又縱觀古今作者之林然後稍  
稍從事乎此而才識駑鈍用功不專終末由有所成就其  
有不獲已於言則姑直摠胸臆而繩墨不中於義法雖未  
嘗依傍藩籬而亦莫窺見堂廡每念茲事之難千載以來  
代不數人壽祺曩欲進樊川以參韓柳揭遜志齋以配震



川爲唐明職志猥承許與顧焉敢以皮膚末學備膺之愚  
謬欲廁於古之立言乎行年早衰意氣消縮自知其力之  
不足幾將中道而廢徒以享帚之私不忍遺棄豈圖閣下  
扶樹導馳之厚乃如習下駟而俾之馳作懦夫而使之射  
也辱獎借過情選定拙文百餘篇謂氣格高者近習之子  
固時摩韓壘次不次爲劉原父虞道園方希直考據之文  
勝全紹衣錢竹汀又謂其上大史諸書圖度民隱性真不  
可掩抑何減歸熙甫夫習之諸子何可當抑許駕部儕之  
道古堂則亦鄙人所慙者也壽祺嘗與友人言吾閩近日  
著作之盛無過邵武朱梅崖之文張亨甫之詩皆足以雄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視海內而閩下固冠時之儁也閣下樂志味道東修無玷  
經學明通而文詞嗣響梅崖不朽何疑壽祺得附于諸君  
子之末習聞講畫足矣奈何謬推迂愚謂能補梅崖所不  
逮而自比於滕薛小侯哉尋釋尊旨辨體極精壽祺嘗論  
四六之文與律賦異格與古文同源必明乎謀篇命意之  
塗關鍵筋節之法然後與古文出一機杼四傑氣格尙雋  
而不免繁艷自宋以後浮動輕率遂墮宗風 國初陳迦  
陵雖有逸才未除俗調章豈積而下等之自鄙矣自胡穉  
威始倡復古乾隆嘉慶閒乃多追效選體然吾鄉猶近時  
趨未能不變而治古文者耻言駢儷排擯橫加此未達乎



西京揚馬鄒枚之作有唐河東贊皇之製耳閣下論古文  
嚴而亦不廢有真氣之駢體非洞澈古今升降源流之故  
而得其會過其孰能辨於此壽祺不揣固陋因閣下之不  
加鄙夷敢復獻其舊撰閩中儒林文苑兩傳稿二冊乞是  
正外雜文二十篇中有少作及酬應之餘本已投棄閒有  
一二或似可收又駢偶文一冊凡四十二篇中如臧君墓  
表緝 兩朝東巡詩恭跋之類當入內集餘竝希鑒定其  
卑下者宜直付焚燬非欲如買菜之求益也蓋緣閣下之  
惠好私心悅服謂不可當吾世而失師資故不憚盡出肺  
腑相眎不啻若病者之遇良醫斲者之遇大匠將披其腹  
心竭其材質以求工削也惟閣下察之  
以禮記爲文詞之精勸人孰讀深味余向來之意亦正  
如此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五



與總督趙尙書書

遂樓尚書老前輩大人閣下口蒙騶從左顧咨訪桑梓誥  
誥愷剛有憂民之憂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  
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托麻屨曷有旣極竊  
惟敝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怵於充賊之劫奪下游則困  
於豪強之械鬥劫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  
陸路修擴汎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  
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爲誅賞得其巢穴則劇盜亦  
可攻也械鬥異於是蓋劫奪之亂在外械鬥之亂在內亂  
在外者其疾爲癰疽爲痿痺亂在內者其疾爲癩瘕爲癧

國朝文錄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瘕爲狂悖爲鴟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禍  
尤烈癧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十死四  
五焉癧瘕者十死六七焉狂悖者十死八九焉至於鴟蠱  
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石矣泉漳之械鬥是也頃承示  
禁止械鬥當責生監族長將奏行之甚善甚善顧法行在  
人苟輕重權衡稍有畸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  
害已不可勝道敢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  
以脩萬一之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侍數年遊清源知  
泉事頗悉夫械鬥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  
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讎讐攻鬥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



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  
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其  
事乃遂僞冠代徒隸之役蠻舍爲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  
公門則拘繫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  
則校官與令長比爲之羽翼以齟齬其弟子動則具詳學  
憲先褫衣巾幸而獄釋寃白而生監之身已踏家已破矣  
今若奏明以械鬥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  
奉行之過無獄不藉端恫喝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凌  
虐草莽韋布非閭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  
其族是已然族長之富強有力足以服其眾者半儒而老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左海文錄 三

貧力不足以制其眾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惡者  
勢常強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曲徇黨援或  
裹脇而強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如何者曩者有司捕治是  
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其田園誘掠其貨財  
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一免焉彼其荼毒無可控  
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鬥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爲  
不肖者授之刃而傳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  
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踏家已破矣亦非閭下所以敦俗  
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  
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



取而究之不必讓也其平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爲小人阿黨可矣如連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鬥則多惡少年爲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矜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絜愨者立一人爲族正復立一人爲族副奏明於朝假之以約束舉劾之權嚴之以從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遇有議門集眾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面

其尋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則定斷於官勿令每案牽涉使其僕僕然匍匐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鬥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克之難得哉夫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始君子之欲善俗興賢求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爲士能充羞惡之心者寡矣若不急崇其名節養其廉耻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迫脇於賕賂之場以供饜養之一飽則驅之爲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爲儒官旣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耳豈心搏繫讀書之人爲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



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衰相及縣鄙鄴隣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方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隣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於惰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爲請先嚴喻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強暴示以法之必行切戒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拂球時之務孰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妄思萬一裨周召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勝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械門無與生監卽族長亦不能力止真曉事人語文亦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左海文錄

五

乘得水任



玉經異義疏證自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並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昕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氏攬拾叢殘以意分合孔本條里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叅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餘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槩梗復刺取諸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閒附蒙案疏通證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甌甯萬世美而及門僑游王捷南爲鏗諸板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群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邱明親造鄒受經公羊高穀梁叔成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用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其故何也周衰禮失舊籍寔湮或疑文墜緒傳聞錯出或斲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廣門戶益分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燬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傳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



遞傳各持師法窟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  
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勾  
非江河之瀾卷石非秦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人久遠枝葉  
日繁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  
而叔重且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衆說次  
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  
皆散亡白虎通義亦多闕佚且經班固刪集深沒衆家姓  
名殊爲疎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  
說其體仿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陳元范升之  
徒忿爭謹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七

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  
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  
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  
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  
作憂大業之陵遲揀末師之躋陋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  
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  
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侂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  
義爲之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  
說司農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  
案張瓊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玄別傳康成永建二年



生鄭視許爲後進而繩紉是非爲汝南之誣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遺向鄭同堂奚傷箴育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期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矣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雖而貴驚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自源而流有條不紊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尚書大傳箋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卽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初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兩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舛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揭所據依稀參愚管而爲之箋三卷首爲序錄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五

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燔書明哲退隱羸祚旣顛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而九其帝告嘉禾掄誥粟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尚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闕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學官是爲今尚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



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旨略均足相推校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考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戴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今學精或不逮古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成以爲嫉此蔽冒不悛迺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指其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尙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伐耆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閱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釋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



制度雜以秦儀若廼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  
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  
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曾兩生息面諛違古  
之訥絳灌諸臣泯年少紛更之譏規撫粗定然後繼以賈  
誼董仲舒河閒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  
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逸十無四五猶可  
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摭摭大傳獨  
詳孟有禘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  
子傳之皆善推既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  
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左海文錄

三

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  
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搢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  
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  
家之學云

文氣古茂末一段尤爲彬彬



重編黃漳浦遺集序

漳浦石齋黃公遺書見於公門人石秋子洪思收文序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富哉纂述之大業也經解九種吾鄉鄭幾亭宮諭視學浙江以康熙癸酉授劄劄今板存福州鼇峰書院文集十三卷則康熙甲午龍巖鄭虛舟取石秋所編刻之近又重刻於漳非全集也余往在京師嘗得其一部既歸里始聞公之遺書屢藏漳州一士人家寤寐求之嘉慶丙子屬友人展轉假其藏本以來乃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文三十六卷詩十四卷視虛舟本增多數倍字句閒有小異余以虛舟本所遺繕寫十餘冊人間始有國朝文錄續卷一左海文錄

三

副墨矣又鈔得石秋及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各一卷又購得易本象二册鄴山講義一册近體五七言詩一册逸詩一册又駢枝別集二册公早歲刻大滌函書二册門下士陳卧子刻皆昔已行世而今始見之頃嘉興沈鼎甫大理督閩學聞其得公全集鈔本數十冊於漳人急假較對則倍於虛舟本而不及白麓本四之一其文有刺取已刻者題有黠竄者蓋石秋與公季子子平編次原本然有五篇爲白麓所遺將白麓未覩此本耶余悉錄補而益以它時所見卷册遺文遺詩數十彙爲一編重定目錄而仍存洪鄭數家舊次蓋積十有餘年然後公之遺集乃得攬



其全以慰平生飢渴矣雖然石秋親執業於公之門去公之沒不二十年加以兩世采獲之勤猶嘆息亡書之未集而余生百數十載之後私淑無由未嘗如石秋所言一日走天下之深山大澤區區綴緝惡足以尋墜緒然自石秋與黃季子相論次以來歷幾亭白麓虛舟諸君子所表章綿綿繩繩若存若亡今庶幾復還公纂述之舊其亦可以少釋學者之憾乎嘗論公德性似朱紫陽氣節似文信國經術似劉子政經濟似李忠定文章似賈太傅陸宣公非獨以殉國震耀宇宙又以公之學與文在勝朝當與劉誠意方正學上下馳騁與國家相爲終始不可以成敗興亡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左梅文錄 三

言也公能爲秦漢魏晉之文書問間亦降格爲應俗小品要非其所措意蓋公文以章疏論策爲最其大者在國家紀綱法度賢奸義利政刑兵食治亂得失之源其端皆元本經術貫古今而裨治道使天啟崇禎之間其言見用則天下事尙可爲中興之業易成也及南渡再隳唐藩迫脅天之所壞固不可支豈得咎出師之臧否哉其他碑版之製闡發忠孝精氣節勅軍旅之作倚馬萬言百函並發餘力所及猶騷心選理咄咄逼真詩則崛奇獨造不施鞞勒所謂天人之才獨立無儔天下庸得而步趨之哉 國朝乾隆中公與明季殉節諸大臣首被 褒揚予專誌時國



家博採天下遺書 裕陵特諭謂公與劉宗周皆一代完

人其書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 聖人之宏與

天地同量所以植綱常而旌忠讜豈不偉哉道光四年余

具呈大吏乞疏請以公從祀 孔廟明年春禮部議上如

所請其年秋月朔日兩府率文武奉玉入祀 孔子廟東

廡位明儒羅欽順之次如議脩牲醪鼓吹如令典時方舉

鄉試郡州諸生雲集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

嗚呼盛矣而余適以此時編定公全集蒐羅完備然則斯

文顯晦之數始有天焉豈偶然哉公經解九種及榕壇問

業咸以箸錄 四庫惟文集未及進然公之文如日月江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左海文錄

三

河萬古常新而不廢在處宜有神物護持後有好義如鄭  
宮諭等必取而謀公之海內也夫

今已板行余得讀矣爲之浮一大白



左海文錄卷二

福州陳壽祺恭甫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大清建威將軍浙江提督總兵官追封三等莊烈伯忠毅

李公神道碑文

嘉慶十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浙江提督李公帥師  
勦海盜死之事聞 上震悼 詔追封三等壯烈伯予世  
襲謚忠毅給喪事命福建巡撫往迎其喪攝奠建祠其縣  
數 勅水師將士爲公復仇 恩禮篤異動天下 明年  
九月葬公同安坪邊山之原公女夫甯波同知陳大琮來  
京師請文於神壽祺公鄉人且史官也謹次功狀之實以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左海文錄

昭示來世叙曰

公諱長庚字超人一字西巖泉州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  
德父希岸寄籍彰化縣學生三世贈皆如公官公於兄弟  
次三幼憫儻異常稍長習騎射慨然有當世志弱冠以武  
學生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四  
十一年出爲浙江衢州都司擢提標左營遊擊遷太平叅  
將再遷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檄入閩權海壇鎮總兵所  
轄南日湄洲故盜藪公至捕除之會隣民被劫誣指海壇  
坐削職遽歸散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入海擒盜首從  
數十復擒盜大咩公自是有致命之志矣頃之郡王福文



襄定臺灣遣訪水師將才禮異公公慨然請曰長庚破家  
爲國舟及軍食軍械一不資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便直  
得調文襄許之初閩盜林明灼等入浙海賊一叅將吏莫  
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皆獲奏起遊擊五十五年權桐山營  
叅將後四歲補海壇右營遊擊仍權銅山事六十年安南  
艇盜闌入閩傍近驟駭公率戰艦八擊之象嶺追北及三  
澎賊來撲舟師未集麾兵士急伏艤艦候賊激盡突過其  
東發一礮殲之日暮望四艇踵至令列艦銜艦迤若長蛇  
比曉東西送轉門大挫之今上卽位之二年由銅山叅

將擢守澎湖副將未行遷浙江定海鎮總兵定海更盜患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左海文錄

二

嬰城守公條上緝捕事於總督故大學士書麟多施行於  
是攻盜衢港北越山東登萊又攻盜普陀洋又攻盜潭頭  
斬獲多當是時鳳尾群盜誘夷艇百餘踞浙江島澳而巨  
盜蔡牽林阿全等名號以數十舶交海中當事者特急艇  
患日夜程督公乃擊之温州三盤澳還拔他將之被圍者  
鋒銳甚賊宵遁南追至竹嶼過粵閩之交甲子洋乃返  
上聞慰諭曰李長庚素勇追勦力然風濤險阻稍持重不  
可輕進又誠總督王德曰李長庚爲水師傑出宜用於  
要處莫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也公致書提督蒼保大略  
謂定海黃巖温州三鎮宜更抽戰船專督帥假便宜勵賞



罰加口糧足薪米稽要隘斷火藥遏糴汲益募丁壯增調  
水兵稍變逼成例權利害而勿惜小費其言皆中機要五  
年擊賊功最 賜花翎夷艇大入浙江巡撫阮元奏以公  
總領水師遂申軍約別撤幟嚴號令明進退疾徐之節曰  
吾熟水戰不如法不可欺也夏扼夷盜松門颶風作覆其  
艇幾盡獻俘千磔僞侯倫貴利自是夷盜不復踐浙海也  
土盜亦寢感而蔡牽擾閩海劇張其冬公南下翦水澳盜  
及牽黨六年冬授福建水師提督尋調浙江九年秋 命  
公爲閩浙水師總統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牽公  
議賊略船於商船高大仰攻不便當禁海商毋擅造巨船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左海文錄 三

巨船毋出口賊所掠止千斛之舟乃無能爲矣又自剋火  
攻船頗仿明人子母連環船法十年夷艇挾群盜朱濟窺  
金厦漳泉戒嚴牽因入淡水迫臺灣復授公福建水師提  
督出厦門牽引去仍調浙江其秋詒書巡撫清安泰曰蔡  
牽有船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僅相抵浙江尙有邱搭  
小肥寶等盜船三四十而三鎮兵船亦僅相抵自揣兵力  
猶未足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長庚自督府  
奏定勒限一年以來趨蹈艱險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  
無成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所在兵力單寡祇恃長庚  
一軍往來逐捕顧肩失股賊反以逸待勞前奉 中旨勿



事尾追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兩省宜各厚集鷄鶩隸  
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首尾策應勿予賊暇庶少有牙公  
自以總兵討卒歲餘東擊之南盤 之白犬洋敗之旌頭  
至東霍山乘勝至畫山以提督二 乘之象山東薄之東  
滬感之三沙北躡之南麂手鏖之 鷹以總統踰三凌邀  
於馬蹟東及於黃壠轟之賊復自 水北覆之青龍港擣  
之斗米洋戰三晝夜東燔之臺灣 尾焚其舟數十北走  
而東蹶之張坑撤商艘出虜者復北折而南克之調班洋  
合諸鎮兵圍之漁山再踏之竿塘破之三盤賊東走逐之  
東湧反而北又竄而南毗之廣東大星嶼凡斬首八十餘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左海文錄 四

級殪禽數千人得賊從子一人頭目十餘人俘器械礮火  
萬計 上知公不遺餘力且功簿無虛飾 詔嘉之公追  
牽三沙也賊食盡蓬纜戰具皆敗乃遣黨詐乞降督府督  
府不虞也輒遣吏招撫而飛檄趣舟師入拊公勿動賊以  
閒繕備揚颿去牽之圍臺灣也陷鳳山據洲尾鑿巨舟塞  
鹿耳門阻外援結奸民萬餘人大掠公令扼隘口遣將遶  
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己而賊乘潮從北汕逸事聞奪翎  
頂而公固逆知港道遼濶賊衆我寡嘗從督府乞濟師不  
時應故失牽漁山之役瓦石火箭如雨公力戰被數創當  
是時總督王德以罪謫戍邊代者因銜公構蜚語遽劾公



而巡撫清安泰訟公戰功章尋至 詔復公冠頂而切責  
勅者大星嶼之役斷賊舟大桅燬其蓬圍急而公舟亦摧  
於浪粵援絕故止 一聞切責粵帥叙公功其歲與粵帥

勦他盜竣還浙江請暫理軍政 上不許遽行與家人訣

曰吾不滅賊勢不返矣於是合金門福甯二鎮兵南擊牽  
及之廣東黑水洋賊才三舟矣火攻船乘風絙其艖公奮

欲登者三幾獲牽俄風大起水立舟中皆傾眩飛礮中咽  
及額是日日昃殞垂絕猶左手持刀右執盾目怒視如生

時公天性知兵尤長水軍衽颶濤頽霜電袒鋒鏑身大小  
百餘戰所向風靡賊私相戒曰不畏千萬兵但畏李長庚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五

其警服如此天下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頗牧然所與同  
心者阮公清公而已它督部多不相中驟之擊之齟齬之  
提孤軍奔命四涉萬里往往客主不相接髮凋齒豁卒罹  
鱸鰠悲已然而公將兵在外十數年 上未嘗識公而獨

拊箕舌洗篋書始終倚公如長城其生也愛之其死也哀  
之蓋古名將不易得之於其君天下又以感公之遭也或

謂以公之勇功槩旦夕賊罪巨於海而網數漏何也豈非  
大欲俾公盡瘁以彰忠烈而後已耶公卒踰年提督王得

祿邱良功竟以閩浙舟師斃牽海上總兵許松年亦已斃  
賊朱潰潰弟渥牽義子小仁先後舉黨降然則 天子



之威德公之英靈與文武吏士之所以爲公雪憤者皆可  
知矣昔漢滅蜀追念來歙越嶲夷降賜岑彭家晉平吳策  
告羊祜廟唐掃蕩河洛原功張許繪形凌煙今公功方百  
世祀天下無一日不思公公何恨哉公所至嘗修學校賑  
飢施棺置義塚善拊吏士今大帥得祿松年之屬皆公所  
薦拔蓋又智仁儒將也生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春  
秋五十八無子養子廷駒武舉人早卒聞於朝以所撫  
同姓子廷鈺嗣襲爵銘曰

茫茫大瀛實生蛟鼉去來閃屍血人於波

天子命我

樓船戕戕翦此朝夕齒我天戈雷碎電激奔駭妖魄乘風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左海文錄

六

簸濤困而反齟黃頭之軍南北寡援蒼兕蒼兕觸涉險難  
胄蝨十霜飢不暇餐志業未竟先摧師于隴西確虜昆邪  
恐亡新息介介壺頭卒僵公知國恩安知福禍惟帝  
念忠報勲優大鼓鼙琴瑟聽之立懦登于明堂功宗曰可  
本係順叙中間有總有抽總以明功抽以卸過結處斷  
論亦無冗語真悉心營構之文



皇清勅封文林郎石屏楊公改葬墓表并銘

嘉慶十有八年夏知彰化縣事楊君淦泉將近雲南改葬厥考文林公屬其同歲生陳壽祺表墓淦泉博學偉於文曉天文圖緯通青鳥之術比余爲先卒直卜藏窆有日矣淦泉馳視之弗之善也則親爲擇穴數數走郊原犯炎暑履岡阜不自謂勞愛余若昆弟施於余之先人若此則所以自爲其先慎可知也先是歲癸亥葬文林公石屏之北麓雅容山去祖墓遠後三歲淦泉令於閩七年嘗欲遷諸蓮花池先塋之南未遑及也淦泉以清彊爲閩六十二縣最兩府重之然在南平幾挂吏議徙海外母太孺人不得偕其所治民夷錯疑惴惴恐于戾乃乞養歸大吏惜其才力疏留且請調同安格於例卒不果而淦泉怡然喜遂其志且獲謀葬事也或言淦泉仕宦蹭蹬不得志其改卜吉壤蓋欲資地氣以掇之余曰否否淦泉其非委休咎於宅兆之謂也夫天下親民之官莫重於縣令縣令得其人天下莫不治今之視縣令也太輕而繩之也太密視之太輕則士無慎名器之思而垢汙喪恥之徒出繩之太密則人有逃禍謫之慮而苟安徼倖之習滋其不肖者蓋亦未嘗不獲容矣其賢者馬犁而鞭箠之功不尺咫過若邱山雖有宓國西門之行能不躓且僨幸矣安在其得志也如是



而謂地氣使然信乎否耶自古名公鉅人由縣令起不可勝數近世平湖陸清獻高安朱文端海甯楊自西卽墨郭華野諸君子皆始踰百里之任終建冠時之勲彼豈皆乞靈於邱隴之間而後戴高爵顯大名哉毋亦存乎人之自爲以聽天之所命而已然則淫泉其非委休咎於宅兆之謂也楊氏先世自明洪武中有清一者從西平王沐英平雲南家於建水四世至楨遷石屏九世祖開泰天啓中官鎮江府海防同知祀鄉賢曾祖以下咸齒於庠世有宿德文林公治家嚴遇族鄰有禮家無五畝田自守泊然淫泉莅官廉取舍崇教化省徭役慎刑罰公之訓也公十三試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八

而補州諸生又六舉而不售乃卒食其報於淫泉然其所鬱積而發越者固未有艾今淫泉齒始強太孺人始及中壽雖歸田安知 朝廷他日不且暮徵召俾崛起功名如平湖高安等地氣其能囿之哉卽不然使淫泉山林長行入侍尸饗之節出親墟墓之哀君子所求乎孝弟者在是祖宗之所以無憾乎子孫者在是雖三公之貴奚易焉吾知文林公之靈之樂之也文林公諱遇春字步元嘗就養清平官舍踰兩月以疾卒七年三月二十日也春秋五十有五勅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有文三卷詩四卷考溪麗江府訓導妣邢孺人繼妣劉孺人公所生也配鄭孺人



前宰繼室張孺人生子一桂森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嘉慶  
四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貴州清平令歷福建南平彰  
化十二年鄉試同考官署臺灣北路理番同知娶許氏女  
子一壻曰舉人王際泰孫一集鷓幼逢室某氏出女孫二  
皆許字銘曰

峩峩石屏高雲孕青耕禮耨學菑倉一經火爵而灼川沃  
而泓潛德所蓄哲人挺生觥觥神君貽厥令名雅容之山  
閉其元扃蓮池之南是康佳城千秋福基視吾此銘  
從改葬上發出絕佳議論而文林公仍處處不荒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九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廣西提督學政梁公墓系

銘

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叙而銘之

叙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鬱久而光篤生賢雋少爲學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

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擢高等既丁內艱

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舅

國朝文錄

卷二

在海文錄

十

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戰級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不怨自陟臺垣歷宮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年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尚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妥招撫以淨賊根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前除牙孽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鄰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勸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卹解散一方賴



以安。又視南城以爲所轄六門郭外遼濶多歧徑奸慝易  
溷因請分邨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  
諭參用侏甲法而變通之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  
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  
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桎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  
道以利勸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 上聞嘉  
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  
勉導廣增學額則勞本周修黌舍則規撫整其他落落大  
者若請續修

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

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鄙諸

國朝文錄

續卷二 左海文錄

十一

君子及葦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  
病汲汲以濟時爲心故不爲矯激沽直之行而讜論未嘗  
不見納於 明聖也公分較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河

東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  
顏所居曰四知爲學政黜浮詭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  
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謂公  
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呼哀哉壽祺於公爲後  
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  
於禮蓋優爲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  
哉公所著有駁閩氏古文尙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



文一卷進 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途瀋遊記一卷  
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 國朝閩海人文五卷

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若干卷 系曰公諱上國字斯  
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 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

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漪祖邦柱考劍華並贈通議大夫  
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

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散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

乞養尋丁外艱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修分纂 國史五  
十七年八月分倭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左海文錄

三

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

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甯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  
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

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  
學十四年奉 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

前失察通倉盜米呈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  
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

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  
於慶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

崇楷女子三雲銖乙卯科舉人雲鏤附貢生雲鏞太學生



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 辰拱辰銘曰性之温  
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槃孟好  
正直天所孚發文章 帝所愉古醅聽執其符身可滅道  
不渝名山岩岩謚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平慮  
落落不俗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三



大清贈太子太師謚文靖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墓誌銘

道光十有二年春正月己酉朔越二十有八日丁丑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公薨於位 天子念

海疆劇要遽失倚毗深軫惜之晉 贈太子太師 賜祭

葬如禮 賜謚文靖 予長子慧愔進士次子慧翼兵部

員外郎復奉 批登前疏曰曷勝追悼之至曰已成夢幻

矣天下感嘆以爲 君臣遭遇之間數百年所未有也逾

月兩公子奔喪至將扶柩歸葬以壽祺與公久相知請銘

墓壽祺往自武林還 京師嘗李丹蓉湖訪公旣而同在

國朝文錄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南

詞壇編摩天祿跡淡而志親及持英蕩來茲土每從容諮

民俗虛懷海納言多聽從或縱論海內文章人物如契印

齒公之下交壽祺也恭壽祺之知公也亦悉於公子之請

雖下文其曷可辭按公幼讀書一目十行背誦如瀉水舉

止端重器局英亮少隨侍父巡撫公貴州廣西官舍弱冠

從王述庵侍郎邵二雲學士受業丁外艱後遊嶺南與德

清許周生南海黎簡民唱和年三十作自壽詞云但說文

章能報國恐蒼蒼未盡生才意公抱負非常不屑以文人

自居於此見矣試禮闈出大興大庾吉林三相國之門三

相國門生故舊滿天下士之四方輻湊者如入良醫之室



集隳枯之庭又嘗爲吉林公子師然進退以禮獨一無所  
依附及筦閩鹽筴大府桐城汪尚書公舉主也適有嘉定  
李藩伯被訐獄尚書持之急撫部不能故壽祺謂公曰李  
公儒者而剛吏挫辱之必死矣公先進諫不聽踰數日李  
君竟雉經公哭之慟經紀其喪歸其孀徧告寮屬所以賻  
贈之甚備雖觸大府忌弗顧也壽祺以是心服公之執義  
不阿不畏彊禦也通籍翰林凡院中制詞典冊悉以委公  
公雖處承明而研究 朝章 國政務爲經世之學比擁  
節旄十餘載章奏皆自屬草文檄亦多手定未嘗假之幕  
賓朝見庶僚書治官書文攷政業又以其閒綴詩筆披囊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五

秩百務控惚措之餘裕每與監司守令有所謀政議未上  
而牘札先四馳矣遇事可否是非一言立剖及施之軍國  
靡不洞中窾會其知汀州汀介贛湖之間姦宄攘劫爲民  
害公治以嚴明坐堂皇鞫問無虛日民無羈累屢奉檄赴  
屬邑勘獄勒阨隘奸無所容大吏召訊連江民黃貞煌失  
竊致死獄與權臬使時鞫福清革生林彌高抗糧鼓眾獄  
皆數言定讞眾驚以爲神其釐鹽政請復租秤以補耗折  
定江西引地以配戶口分限完短課銀三十二萬有奇以  
紓商力商人德之其撫安檄前後遇宿州靈辟鳳陽泗州  
濳山五河霍邱水患放口糧銀二十餘萬兩緩征蠲免民



彭凍餒逃亡者赴江甯監臨鄉試途次聞賴州警密飛檄  
藩司督守令營將勦獲迅速聞閩安堵其撫閩稔知延建  
山徑叢雜易匿莠撰斂滋多請年撥鹽庫帑息萬兩資緝  
捕先後獲盜首闕春喬等戮之又飭所屬行聯甲法迄今  
著爲令其巡閱臺灣成立惠行禁佔番田建鳳山城勘屯  
餉埔地擘畫善以周議改海口謂鹿港沙淤淺狹噶瑪蘭  
山峻路險負載難行請別設正口以五條港隸嘉義縣丞  
烏石港隸噶瑪蘭頭圍縣丞通貿易疏積穀商賈皆悅而  
願出於其塗其督軍事籌噶瑪蘭事宜凡十有四其中  
如番社墾地分給民人田園不可加征減免餘租緩報升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左海文錄

六

科儲民欠錢糧及田園之水衝沙壓者存常平倉穀移營  
制增隘寮編保甲立族正督撫馭之要也公最重民食道  
光元年閩縣侯官穀不升即開倉平糶且招販臺米五年  
十一月閩中各屬米貴豫請弛海禁募商運浙米十數萬  
石其外汀州請發倉者一龍岩甯洋德化請發倉者一永  
春請發倉者一二舖無匱故歲儉而民不飢公好興水利  
莆田木蘭陂者創自宋熙甯間侯官李長者宏溉田四十  
萬畝瀕海東角遮浪兩邨隄以石千有一百餘丈疏溝大  
小百七十有八設斗門涵洞旱澑潦洩啟閉以時久之  
圯潮灌變膏腴爲斥鹵公憂之捐廉勸輸凡糜十數萬



避邑進士陳池養董其役築石壩三於荷包瀨以遏衝沙  
并修溝洫及延壽陂南北二洋咸浚復其舊歲以有秋稔  
石隄爲莆保障令遵浙江海塘程式造焉工竣公大書鎮  
海隄三字刻石立隄側福州西湖者鑿於晉郡守嚴高唐  
宋以來屢修治溉田萬餘畝 國朝康熙後凡四濬之每  
間四十餘年一舉頃湖墊隘公委員履勘延鄉宦主土功  
周圍爲石隄使永鞏湖之北梅柳橋始暢流而西北諸山  
之水有所鍾四野露渥東湖在郡城東北久湮宋蔡忠惠  
復五塘卽其地也鄉民願自捐貲開之公令先濬鶴嘴橋  
上壩口以醴水源三月竣事溝渠頗導達矣公亟振文教  
國朝文錄續卷二左海文錄

七

捐助鳳池書院餐錢請編臺灣粵籍生員額中一名增廣  
臺鳳嘉彰四縣文章額進各二名澎湖廳文章每試額進  
二名購書籍分貯海內外學宮書院請以明儒黃石齋先  
生從祀兩廡又鳩貲鉅其全集重建貢院號舍改五爲四  
巷道改三爲二增號舍十有餘間厚其墻垣道皆砌石糜  
十餘萬緡復以餘貲重纂省志親裁定之公尤嫻兵略其  
大者彰化賊李通等與粵民黃文潤挾嫌糾眾門殺奸徒  
誘煽乘機焚掠數日延及嘉義先是水師軍門適巡臺灣  
公慮臺地南北袤千餘里重兵駐其南賊必北竄淡水檄  
閩安副將邵永福澎湖遊擊謝建雍率兵自五虎門渡八



里全疾趨艤舸阻之調金門鎮總兵陳化成率兵渡鹿港圍捕使賊不能遁入海公卽日馳抵廈門策應又徵副將崇福延平都司聶標文興化副將佟樞率兵赴彰化淡水而札諭戎帥嚴勦捕當是時賊氛熾蔓延月日所戕殺不下萬餘人屍相枕藉於道室廬旣燬民無所歸不死則相從爲盜彰化距淡水二百里間蹂躪尤甚抗拒官兵頗有所傷而戎帥異懦按兵不得要領文報多不實乃始集眾講和損失威重賊愈張無忌釀禍且益鉅於是公奏請陸路提督馬公濟勝移駐廈門而自率長福連羅水師干徑抵鹿港察知許蔡二帥遲延謬狀劾罷之而議賊造誦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六



已無何三灣番割之事起番割者漢好能通番語與生番市竄入內山往往散髮易裘引生番潛出劫掠民常苦之三灣黃斗乃其尤暴也方淡水械鬥粵人輒有勾串番割牽生番出而助殺者公決計翦除之內山險阻蒙翳蹊徑不可尋公檄諸將三路入值秋霖溪漲賊匿後山懸崖滑如錫趾不容寸諸將攀藤上擒黃斗乃等二十一人寘於法人心大快自軍興閩三月事平乃撫恤難民以北路兵單請以南路遊擊一員移駐淡水以竹塹守備一員移駐大甲是役也公履險如夷不爲浮議動攝萬緒於寸心應百變於一瞬薄牘枹鼓之間從容鎮靜酷暑中繕疏飛書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左海文錄

九

揮汗立辦籌筆徹宵鬚髮爲之頓白僕從有勸以愛惜精神者公曰我受國恩此身豈尙爲我有耶麾下聞者莫不感奮是年冬十二月奉命晉太子少保賜花翎明年入覲蒙七召見垂詢海疆事甚悉上以公治事勤能且歲功速再賜服賜幣予次子候補光祿寺署正憲翼以主事卽用爲太吏勤職者勸踰年京察奉旨議叙十有一年恭遇

皇上五旬萬壽以公年六十

特賜御扁曰錫羨巖疆

御書福壽字各一其餘

賞賚便蕃出於異數

命公子

憲翼恭賚至闕蓋公負名世之資席世祿之閑竭忠誠以



表 君國才猷十倍於儕伍故 朝廷寵顧之深超越尋常公歿而猶悼惜無已也公自赴浙江閱兵感寒濕患瘧踰年將監臨鄉闈病劇乃乞假醫治 上賞假兩月期滿請開缺仍 賞假一月不數日而公遂逝春秋六十有三於戲哀哉公天性孝友規摹閎達知人明而用之能盡其材任事勇而行之不知其勩宅心夷白而不爲磈礧之行練才敏達而不爲訛訑之聲色有黃次公抉摘之神而不矜趙張有冠子翼文武之略而不學孫吳古之所謂孚一德宣四方鏤景鐘而銘衛鼎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系曰公諱爾準字平叔一字萊甫世爲無錫人後占籍金

國朝文錄續編

卷二

左海文錄

三

賈明萬厯甲戌進士第一人官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尙書  
祀鄉賢諱繼皋者公七世祖也 清贈中憲大夫江南淮  
徐兵備道諱仁溥者公高祖也 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

廣西巡撫晉 贈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軍門諱廷

鏞者公大父也乾隆戊子舉人己丑 欽取內閣中書軍

機處行走官廣西巡撫祀鄉賢諱永清者公考也乾隆六

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第進士公之科名也 授翰林院

編修充 武英殿纂修文穎館提調教習庶吉士大考二

等京察一等十九年出知汀州知府二十一年擢福建鹽  
法道二十四年授江西按察使仍調福建甫兩月遷布政



使調廣東尋授安徽巡撫中途調廣東仍補安徽道光三年調福建五年授閩浙總督六年晉太子少保十二年贈太子太師公之敷歷也前湖北督糧道通州諱錫嘏女劉夫人者公之配也乙酉舉人內閣中書慧愷蔭生慧翼今上賜進士與兵部主事晉員外郎者公二子也

銘曰臯颺益贊德義豐亮采惠時岳牧崇梁谿清淑鍾我公海邦砥柱旌鉞雄甘雨崇朝興岱宗陂湖當復肥澤蒼黃雲萬頃春膏醴有時中野安翫鴻亥倉滅糶玉粒紅舳艫相望米舶通稽人雖薄釜不空往者蝸蠻紛鬥攻鯤人龍戶成沙蟲疾馳帆艫禕瀛東奏彈韎韞威如風扶桑出國朝文錄續卷二左海文錄三

日彎天弓陸壘水慄收喙賓天寵三錫酬厥庸勲伐榮哀垂始終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公之遺愛將毋同

中分兩層排比前以地順叙後以事分叙於兵事言之尤詳然皆整密無冗字格律之嚴一時無兩



